

續

繪

扉

奏

草

續繪屏奏草卷之十二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爲老病思歸遷延日久苦伸前請懇乞

愍憐事臣自去秋連章求去已決歸念適逢

大慶

大祀駢集一時臣萬不得已勉出供事意欲事竣

卽行未幾而

聖節未幾而元旦日延一日久不敢言然而臣之

年日以老病日以深加前所陳不寐痔瘡諸

症皆醫治不痊且加甚焉臣竊以足痛拜跪

艱難步趨不便頃同官臣宗彥云亡深爲感
歎固悲其志之未伸亦惜其去之不早臣之
齒長于宗彥而犬馬之力奔馳日久其爲疲
困更加十倍若復淹留不去將爲宗彥之續
人且以惜宗彥者而惜臣矣

皇上至仁如天憐念

三朝舊臣何苦而必繫之維之使其死而後已哉
近來閣臣求去多蒙

慰留至累疏而後得請此以待可留可去之人則
可耳臣之情勢已必不能留徒多作奏章以

干

天聽致煩

批答上下之附兩受其累甚可省也况臣前此陳請已有二三十疏其辭已窮

皇上之慰留亦已懇切而無可復加哉伏望

聖慈卽行允放使臣得歸骨丘園死且不朽臣不勝懇切額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勞頻歲屢請具悉衷懇但以

三朝元老表率百僚當念時事艱難勉留匡濟佇望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奏爲思歸愈切哀懇

天恩事該臣具疏乞歸未蒙

聖鑒然亦知臣頻年屢請出于衷懇矣請再以臣

前後之事情言之臣前次入閣同官爲王錫

爵朱慶于慎行李廷機今錫爵廢慎行廷機

俱已久亡獨臣在耳此番

召起同官爲劉一燦韓續何宗彥朱國祚沈淮史

繼偕今一燦國祚淮繼偕俱去宗彥亦亡獨

臣與續在耳續年力方強向用未艾臣老矣

病矣回視前後同事諸臣凋零如許人非碩
果尚存剝落之秋力似疲駑猶騁艱危之路
非但徵之人事理難久存抑亦度之天時勢
湏引退此臣之所以捐躬增懼顧影自憐迫
切哀鳴乞此殘骸于

君父也

皇上試思使臣早從錫爵輩于地下卽欲事

皇上安可得哉則臣之不可留不必留蓋萬萬無

疑矣伏望

聖慈放臣卽去使臣得省一番之號呼便受

皇上一番之恩澤感激之私真難言盡矣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再秉政機忠勤茂著且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比擬求去佇望卽出贊襄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情迫辭窮苦求

允放事

臣

頃者乞歸再疏未

允且謂

臣

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

比擬此同官所崇而

皇上過聽之不知

臣

年近七旬體力之衰憊已久

惟是生平好動一日未死則一日尚強起支

撐譬之堅匏形質未壞而中已空矣今思歸

日切痰火上壅昨有客來勸

臣

勉留見

臣

血數口亦爲愴然且

臣

一生遭值多是艱難

雖以一介豎儒冒濫太過然當

神祖朝閣中只臣一人處

官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悶愁每中官到
閣談及

宗社大計輒爲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官之
老成者亦向臣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
被別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蓋八年間無一
日伸眉也幸

神祖憐念放臣歸去有如更生不自意再事

皇上又更三年矣其苦樂之情他人不知同官亦

知之有何福祉足當

皇上之獎及乎其亦辱

溫綸甚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所不免也臣每見去者使艷若登僊自審行能薄劣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馳驅奔走之微勞而欲徼一日之

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餘息于林下其於比擬亦非過也同官之不爲臣擬

允者一則痛癢不關一則嫌疑欲避臣無可哀投無可祈懇只求

皇上大慈大德斷自

聖心爲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便是臣續

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不則亦

乞

嚴諭同官卽爲擬上母復如前之慰留則是

皇上之造福於臣乃始自今日臣自今以後之殘

魄餘骸皆

皇上所肉骨矣臣不勝迫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朕眷倚耆碩圖濟時艱乃中外人情所同豈

同官阿私所好昨覽督師輔臣安邊長畫正賴

癸居中主持佇望卽出慎母再陳該部知

天啓四年二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爲謀國無能懇求

早放事臣旬日之內三疏乞休皆未蒙

允且以邊事望臣主持臣書生耳於邊事毫無所

知向者持論謬謂封疆之事當一聽封疆之

臣不可從中遙度以掣其肘今議論紛然人

各有口誰能禁之以輔臣承宗之盡瘁竭忠

不顧性命一片焦勞危迫之苦衷可以動天

地泣鬼神而不能得之士大夫其欲暫時還

朝一見

皇上與廷臣面商方畧仍再往督師亦其萬不得已之深情臣等皆憐之信之而不能得之

皇上然則臣有何力量有何計策而能爲之主持

耶卽如毛文龍捷奏臣非敢信其一一肯真

但欲稍獎借之以作其氣使其有以自立如

奕者當隅角之地聊下一着以點綴其間非

謂全局之藉此以勝也而談者便以恃文體

爲失策夫國家費百千萬金錢集數十萬師

徒以從事於遼東尚不能制奴乃欲恃海外

一旅之孤軍以剪滅此大患卽甚愚之人亦

知其不可也貴州之事臣亦竭盡心力一商

及總督便被譏彈督臣楊述中曾以剿撫間

臣答之謂剿者正法撫者權宜如其真心

求撫亦可以寬民力但不可爲其所欺總之

間外之事督撫爲政內中難懸斷也臣之言

不過如此述中可質而黥人便罪臣之主撫

臣自是不敢開口談黥事矣夫甕城河之敗

舉朝悶然欲逮治王三善臣力言其不可徂

秋三善上書欲棄官徑去臣擬

古切責三善乃不敢行然則臣於黥事固無成心

也而人情乃爾以此觀之臣能主持乎否乎

然此皆因

明旨所云而漫及之若臣之求去則與此毫不相

干委因馳驅歲久疲累不支而竊度時事亦

真非臣所能爲若貪戀不去罪實難辭今廷

臣中亦有欲留臣者豈不知臣之不能哉不

過以臣無權無力可以苛求而又可借之以

當罪耳臣決去之人諸凡愆戾無不甘承惟

審度自處寧生而被避艱卸愆之名不類死

而作負恩誤國之鬼如必困臣無已臣請

命就死於

皇上之前輕而褻奪重而譴誅以爲人臣不忠之
戒皆不敢辭也夫

君父至尊然出處進退之際不能強之於臣子
功令至嚴乃老病罷軟之條亦終寬之以開住伏

望

聖慈哀憐而裁斷焉奉

聖旨卿贊襄政機卽海上黔中兵事具如卿料此
正主持大計邊事方殷還望卿卽出運籌副朕
倚重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爲下情日窮日急苦懇

天恩事

臣

四疏乞歸復蒙

溫旨慰留

至以疆事爲如

臣

所料

臣

因

皇上望

臣

主持而述其梗槩其於邊疆之成敗得

失何嘗有一事能逆料哉

臣

下情方苦未達

而言者連章苛責其所爲罪

臣

者

臣

不敢辭

所爲譽

臣

者

臣

不敢當所爲望

臣

者

臣

終不

敢任乃

臣

所竊慮者言官而留闕臣闕臣而

爲言官所留則他日

皇上譴怒言官閣臣必不敢救何也

皇上必疑其朋比也記徂歲之春

臣

已哀鳴求夫

臣之長孫寄書勸

臣

稍待秋間

臣

笑且嘆曰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今言者

皆陌路人休戚不關信口而談豈復念臣之

苦且慮及此哉

臣

同官朝夕相與情誼不

薄亦不肯憐

臣

況其他乎然則今日之體恤

臣私而開其生路者不登於

皇上將誰望也夫疾痛者必號天呼父母然號呼

之始猶能大聲及至唇裂口乾氣息不續則

聲漸微而且至於無聲矣無聲之痛其痛愈
深今臣之語言急遽不暇擇音是亦將無聲
時也惟

天惟

父母之垂憐焉臣不勝匍匐哀祈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義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一日

謝 宣諭俟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爲仰承

宣諭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臣五疏乞休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誼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
堂上官捧出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扶病叩

頭謝

恩訖竊惟

皇上以君臣大義責臣臣非木石豈不感動但念
鞠躬盡瘁者固人臣委質之常經而恤困念
勞者亦

若父好生之大德臣往事

皇祖雖蒙知遇而嘗接尚疎今事

皇上得於

朝講時近

天顏三載於茲備承

眷渥真

天地父母之恩何忍割絕卽臣同官相與欲若弟
兄廷臣亦多相知周旋款洽豈能怱然而忘
情哉惟臣前後十八年兩度馳驅筋力已竭
今老矣痔瘍溺血不寐眩暈諸病終無愈時
臣之門生與同鄉在朝者皆知之同官亦知
之再三量度萬不能有所贊襄以報

皇上故寧忍心而去不敢覲顏而留竊念前代大
臣當告老之後猶有誓詣闕見君而歸者我
朝亦有行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於萬斯年臣幸而未填溝壑或者
猶能匍匐趨走一修拜

覲之禮以展其戀慕之私亦不可知何必羈留困
頓于今日使其死而後已哉伏望

聖慈鑒臣愚衷而

亟賜允焉臣不勝感戴籲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東事方殷黔帥近復失
利知卿憂念還遵諭卽出逆籌副朕倚重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三日

敕周給事中揭

韓爭

適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剖析慮天巡撫周
起元申救同知楊姜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
奉

上傳楊姜抗旨致悞上供袍服已經處分如何又
來申救止知撫臣有體不顧朝廷大體爲首
的着降三級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臣等竊
惟楊姜一郡倖外吏也致悞

上供袍服重愆也如使果有抗

旨違慢等情則撫臣之代辯爲庇屬而該科之中
救爲瀆擾責以不諳事體亦復何辭乃據撫
臣辯白原疏則蘓松歲徵料銀四萬有奇設
法解給已經全完原無敢有違抗而楊姜保
愛百姓不避勞怨闔郡士民泣訴保留亦無
犯贓等情撫按官察吏安民乃其責任不得
不具疏入告而士樸等官屬工垣職司封駁
不得不爲申請猶恐倉卒過激躊躇兼旬以
俟

聖意稍平方敢從容剖析且疏中明云非爲楊姜

而爲撫臣亦非爲撫臣而爲

朝廷

皇上聖疏至此亦可以鑒其無他若祇以瀆陳加之罪責小臣得守官蒙譴之名言官得盡職獲罪之名而

聖朝祇成闕事外廷更滋紛囂所關

國體正自不細且今四方多事人心易搖如近日嘉湖劇賊方以次第擒捕聞而長興餘黨又以殺縣令告撫臣所述彼中士民洶洶不寧蠢蠢思動似非無據前奉楊姜爲民不叙

之

旨臣等亦恐地方人情不無大拂擬再爲請遞回
後時方深慚負茲又緘嘿不言失職之罪更
何以解用是不避煩聒冒昧控陳懇望

皇上俯垂昭察特

賜優容或量加罰治擬稟進呈伏候

批發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疏

奏爲負病積愆愧承

溫諭再述苦衷併求罷斥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秩崇元輔調燮有年開
誠布公允協輿論朕思東虜未靖又值黔鎮告
急正賴卿決策助勦運籌制勝豈可以衰老爲
辭遽萌去志久偃私寓於心何安昨已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卽出佐理不啻饑渴
柰何復有此奏竟欲恣然長往卿母謂任勞而

思息肩母以居寵而思避位當仰體朕衷翌日
入閣殫心籌畫益懋徽謨切勿再行陳請以負
朕眷倚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從床褥中扶病

強起叩誦

綸音且感且泣欲具疏陳謝莫能措辭其衰老病
苦之情前已言之盡矣昨又聞黔事添愁添
病愈加昏憤萬不能出伏枕思之王三善勇
而寡謀臣同官中有逆知其必敗者而臣不
能豫爲之計則臣之闇而無識大較可見三
善之罪亦臣之罪也今日之計惟急推巡撫

各官才望堪任又旦夕可以受事者

命下之日兵部卽馬上差官催令刻期到任不得
推辭至于糧餉則計部之籌畫已窮廷臣之
計議無策萬不得已求懇于

皇上發內帑借金花減織造改折諸

上供物料以應一時之急此在

皇上爲封疆計必自有處臣之愚見亦不過如是

行臣之言固不必留臣不行臣言卽留臣無

益臣今不敢望得請而去只求

皇上譴臣罪臣以爲誤國之戒而已所奉

聖諭謹什襲珍藏用爲鎮家之寶臣不勝惶悚迫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黔事巡撫各官着便速推堪任的用
兵餉着鄰近各省直協助除金花織造改折銀
兩其餘不拘何項但係堪動錢糧先行那湊速
解帑金給發已多又因外解逋欠以致匱拙卿
所悉知俟朕裁酌知道了軍國大計卿素練達
正賴從中主持佐朕裁決昨諭已悉朕意佇望
卽出慎勿再延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枚劉御史揭同官韓筆

適蒙

發下御史劉徽條陳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奉

上傳楊姜貪縱久著奉旨處分昭周士樸等方在
議處劉徽如何又來據拾瀆慢顯是黨枚要
名着從重處不然將周士樸等一併處臣等
看得楊姜奉

旨處分計已離任豈望復官周士樸等以事關工
科于抄發織監原疏之日具疏申明自是職
掌原本未蒙

批發知已仰荷

優容微員不知而疏又及此似屬多事但近來選
按各官奉差陞辭每有陳奏微已奉有河東
之差將遠

闕廷不忘獻納且當言路開通之日竊附直言
無隱之忠所陳治平要務卽未必有當

聖心自謂一念盡赤

皇上責其據拾瀆奏自無以解若責以要名遂加
重處言官以言去官世且指爲忠諫從來好
名節烈之士垂芳千古何有一官是言官者

欲得名而

皇上遂予之以名彼亦何所不得而

朝廷舉動四方瞻仰俱係之矣臣等以爲言官以

言爲職正當責之以言不能責之使不言第
當議論煩多正宜察其當否可則采之否則
置之則容言納諫之名轉而歸于

上而下無所得名且各官優劣自有本色卽如楊
姜向來評品未必盡無異同祇以罷官轉增
名價昨者臣等爲士樸講亦謂諸臣各得美
名

聖朝祇成闕事意正有見于此方望

批發前疏豈復因以併處固知

聖明萬萬無此臣等忝列近臣非言官比每值奉

有

諭傳自當勉爲將順乃隨事奏揭亦自覺瑣煩再
四躊躇不得不爾擬票進

呈伏候

覽發臣等不勝仰懇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 為劉御史論廖師事

奏為罪重病深仍求

罷斥事 臣 卧病二十日七疏乞歸未蒙

賜允方欲再陳而值有黔報遂恐死稍停忽見御

史劉國瑞論工部侍郎陳長祚而於門墻之

說三致意焉門墻云者以 臣 為長祚所舉士

有師弟子之誼也 臣 師歷官所至盡職在兵

部九年任武庫職方清慎有聲毫無訾議其

同年同官如王汝訓王象乾耿定力皆極口

推服轉叅楚藩卽解組而去家居日久楊時

喬爲吏部薦起河南時臣尚未入閣也續爲

榆林兵備巡撫劉敏寬薦以自代時象乾署

吏部已擬定推用矣而忌臣者從而阻之臣

與臣師遂同時歸山北臣再起適吏部尚書

張問達亦臣師所舉士臣師又以延綏叙功

奉

旨推川遂起南太常卿久之始轉南工部侍郎頃

以入

賀正祁乃改北部而四端之言至矣四端以臣師

爲何人之子則父子雖親各成行品古之父

舍而子用者多矣知以爲因臣得官則舉子
舉仇古人尚爾何況于師臣師老成練達談
邊事如指掌當此艱難之秋臣愧不能昌言
薦之而乃以避嫌尼之乎陳平論功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高帝遂賞無知鍾興以授經
封侯曰此臣師丁恭之力光武途封丁恭前
代此等事甚多史皆書之顧昔以爲美談而
今以爲罪案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一至此
乎年來閣臣日輕臣卽臣三載于茲外而廻樞
內而京堂三品以上無能薦一人只一座師

復煩口語臣亦何顏復居此地臣師到此觀
與臣言不日乞休今自當力請遂其本懷伏
望

皇上併臣罷斥以爲人臣徇私之戒如以黔師再
敗尚欲留臣則目前急務只在用人處餉兩
端用人非但臣不能主張卽在事諸臣亦不
能主張甚者言方脫口彈章已上若處餉則
公私已竭舉朝無策只望臣祈求于

皇上而臣力又不能得此外更無一謀可設一籌
可運而徒聞臣在此及至封疆破壞則曰此

某人當國所致臣有死不願也上病愁昏愴
不去則死無可復言統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廷推乃九卿公舉必才望素優况師生
同朝古今盛事何嫌可避覽奏甚明朕知道了
屢旨諭卿贊襄原不專爲黔事佇望卽出以副
眷倚不必又申前請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蒙 召問安揭

為恭問

萬安事今早蒙

皇上召臣等至

乾清宮臣等不知何事殊切憂惶臣向高亦勉
強扶掖而進及見

皇上起居如常從容

傳諭畧無倦怠私心始安太醫官恭診

聖脉亦云微有外感甚輕但飲食積滯以致泄瀉
此不過小小違和耳而卽

宣召臣等論以失調具見慎重周前之意計太醫
官自能斟酌進藥伏望

皇上寬心調攝少節飲食謹慎風寒自有勿藥之
喜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寬慰朕懷具見竭誠忠愛朕知道
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為恭奉

宣諭感謝

天恩再求

允放事該 臣 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昨視朝知卿尚杜門方切延佇何乃又有
此奏封疆多事賴卿籌畫主持佐朕裁決有何
疑慮君臣一體卿以元老素明大義此時何時
忽然求去當必不然日講在卽急欲與卿相見
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卽出副朕

倚春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宣諭

聖意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訖竊念

君恩至此如地如天卽木石其心猶知感動而况于臣顧臣求去苦情具于累疏每當下筆輒

一字一淚今誦

溫綸亦一字一淚如其不去卽不以病死定以苦死徃在

皇祖時臣求去不允不得已移家城外身居僻處

皇祖知臣之必不可留咨嗟太息竟放臣歸今同

禮臣王體乾目覩其事豈不能爲

皇上言之夫人之精神血氣至于老年日銷月鑠

臣犬馬之齒較之何時又增十餘年矣

皇祖能體臣于十年之前而

皇上顧不肯恤臣于十年之後是臣之所以輸誠

結知于

皇上者不如在

皇祖時亦足以明臣之老憊而無能矣如以封疆

多事責臣籌畫主持則東事已付臣承宗奴

酋伎倆大較可見承宗自能辦之西事則臣

之愚見多不合人意當未報敗時臣已有疏

言不敢開口談黔事今安能主持也况新撫

臣蔡復一識力沈雄忠誠任事亦無庸臣贊

一籌矣臣三歲于茲每一番求去便奉一番

溫綸奉一番

溫綸便有一番強出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困

循以至于此今番若再不斷決必無得去之

日而從前之哀祈泣請皆空談矣

皇上謂此時何時豈可忽然求去臣竊謂此官何

官豈可安然尸素故寧日違

命之罪而冒昧瀆陳終以

皇祖之體臣者望之

皇上如必以臣非所宜言輕而罷斥重而謫誅臣

何敢辭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卽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四十三疏

奏爲疊奉

溫綸苦求

允放事該臣蒙

宣諭回奏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卽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

皇上以時艱責臣豈不知顧臣老病庸劣卽承

平時猶不能展布何況艱難近備員此地又復二年東西之役未休公私之困愈甚民窮財盡餉竭兵驕加以災異頻仍天鳴地震變不虛生責將誰諉臣前疏所云此官何官豈可安然尸素者正謂此也

皇祖時閣中只臣一人故難於得

請其後有方從哲遂聽臣去今臣同官尚有六人

其才識力量皆遠過于臣放一臣之生而得

六臣之用何利如之夫火之所以不息者以

前薪後薪相續于無窮也如必指尺木以為

薪而焚之不已則爲薪者不亦難哉而世間
以無火矣臣向有疏言前後同官或死或去
皆已無存夫非獨同官也屈指往時共事之
臣僚今在廷中只孫瑋一人耳世事之無恒
浮生之易盡一至于此臣犬馬之軀更有幾
時而能長任奔走之勞哉頃以求去未遂焚
火薰蒸遍身骨節楚痛徹夜叫號家人聞之
無不稽首祝天願

皇上允臣之歸少延殘喘臣之祈請千方百計窮
無復之如萬不得已而出于無聊之策殊非

感世事也伏望

聖慈哀憐垂允

臣

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疏連上衷情真懇朕豈不念但以多事七
切倚賴卿素懷忠藎且精力康強何可堅意求
去

廟饗在卽佇望蚤出陪祀進閣以副殷眷慎勿又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四原

奏爲疊承

溫諭負罪愈深仍懇

天恩垂憐允放事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到 臣 私寓

諭元輔卿先朝元輔品望素孚忠誠爲國寔海著
聞列今四郊多壘之際天人交變之時正賴卿
調燮贊化佐理分憂何乃連章求去屢疏托陳
堅意高蹈遂已身名欲朕孤立於上卿心安乎
否乎卿尚矍鑠精健有餘當思竭忠盡瘁佐朕

始終況時值孟夏謁

廟典禮在卽卿還仰遵屢諭深體朕衷翌日勉力
入闕弘濟時艱任勞任怨共念一德相成不得
再行陳請勿負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欽此

恭設香案匍匐叩頭謝

恩訖竊念

皇上之諭臣已至懇至股非臣子之所敢望而臣
之所求于

皇上已至哀至苦亦

君父之所當憐臣若能調燮贊化臣理分憂何益

如此求去今滿朝臣工彬彬濟濟閣部卿寺
臺省諸曹無不克塞布滿用之不盡豈以
一人之去而遂致

皇上之孤立乎臣情辭已竭無可復言但譬如人
家先世有老牛老馬老奴僕皮盡骨穿筋力
竭盡仰首悲鳴爲主人者亦須量加體恤毋
必置之死地况一家人老幼大小穿衣喫飯
來去自如而獨因此老僕使之求生無路欲
去無門而此老僕又實未嘗得操家柄投之
情理亦似稍寬此臣之所以呼

天呼

地呼

父母而不能自己也

臣

非不知負

恩方命罪當萬死而情緒迫切甘死無辭惟

天地父母之哀憐焉

臣

不勝懼懼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昨諭具悉朕懇切至意

卿還仰體卽出輔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懇

愚允放事

臣

此番求去已十二疏伏蒙

聖恩已四宣諭矣上下之情已竭何所復言

朝端去一老病庸劣之臣如乘鴈雙鳧無能多事

而愚臣當此進退狼狽之際如愁山苦海

以俟延

朝廷設一官則欲得一官之用况于職居輔弼又

冒稱首臣其任寄何如

上以名留之下且以實責之留之愈殷則責之愈

重無所以副下之責而強以應

上之留此孔氏之所謂具臣孟氏之所謂虛胸而
其究必至爲患得患失之鄙夫少知禮義廉
耻者所必不敢出也臣少讀書史見自古
人國家者皆出于貪位固寵之徒心每切
痛恨欲食其肉至于自知其無能自求退避
則雖其人之極愚極拙而天下後世終亮其
心而寬其罪故臣自通籍卽懷此念備于胸
中時刻不忘錮以

天威嚴重

聖意勤惓而此念終牢不可破何也懼天下後世

復有欲切齒痛恨于臣欲食臣之肉者也臣

非老非病非萬分無能何苦如此伏望

聖慈之憐察焉臣不勝哀苦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今日享

廟適覽卿奏知卿素篤忠貞尚念

累朝恩遇留輔朕躬慎勿再陳以孤朕意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請 裁定祀方澤揭 禮部

今歲夏至祭

地方澤禮當舉行昨禮部上儀注本奉

旨發下工部管繕司官及巡視工程御史來向

等言

祭典重大

皇上親行倍當恭飭乃壇壝當預行修砌神幕祭

器樂舞器服

上御具服殿及經過

御路坊牌當通行修治距期僅一月餘卽日夜備

工亦不能及欲

請更于來歲舉行臣等看得王者父天母地禮宜
並隆去歲圓丘大祀今歲方澤大祭原議次
第舉行其壇壝器服等項各衙門自當預行
修理豈得坐致稽緩

皇上敬事神祇部請

允答畧無遲回乃經管各官以事期後時致悞
典禮職掌謂何愆咎難諉臣等妄意各有司存
未及預請傳示責亦何辭但今計距祭期委
屬迫近各項工作委難及事不得不據實

上請如以

祭典有舉無廢精禋不專儀文畧加修飾仍令舉
行儻以

躬祭初行不宜草率暫

遣官恭代經惟

皇上歲命遊行諸臣又言前月原擬奏

請因念

聖躬靜攝後且盛暑時出禮次煩勞俱宜慎重此
則一念誠懇下等亦以爲然至云中外多事

北壇外無重城防衛宜周又云財用匱乏工費浩

續通志卷之二
三
繁分布官軍亦須賞犒此則過計小費嫌于
駕言卽諸臣云然臣等未敢代陳也謹具揭
以請伏候

聖明裁奪

批發施行謹

題奉

聖旨方澤躬祭原擬今歲舉行神壇器服須修等
事各衙門當先行奏請豈得臨期就慢覓卿等
奏大典不宜率畧着於來歲親行其壇器等項
卽每歲遣代亦當整備還着速行修理屆期

潔供事稱朕敬事神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續編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續繪屏奏草卷之十三

乞休第四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故事

臣

惟人臣之求去苟非其情之至窮心

之至決則其辭必不敢盡而其身亦尚在于

可留可去之間今

臣

之言已無所不盡聞之

者皆知其必去於此而復留則是前此之言

皆出于說謊以後卽呼天叫地瀝膽披肝無

人肯信而

臣

亦不敢再啓口以瀆

君父矣是

臣

在今日卽面厚千重斷無可留之理

而

皇上之留臣亦徒襄

明綸而傷國體且增臣之罪也日者

皇上視朝開講臣不能望見

清光孟夏時享臣不能趨陪祀事苟非存決去之

心處必不留之地何敢怠慢如此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若責臣以輔

聖躬則臣曩親受

顧命臣國禎等特承

簡用皆矢心竭贊何待于臣臣之情緒同官共知

而拘攣體面不肯擬票坐視臣之困而不恤
懇乞

聖慈傳諭亟擬免臣陳瀆臣日在私寓匍匐稽首
以俟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辭甚懇朕意自定國家多事之時萬無元
老可允去理且前召見卿精神甚健忠愛藹然
今何忍忽然決去還勉爲朕留蚤出輔理以副
中外之望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

乞休第四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之乞歸已十四疏每見同官輒叩首
哀祈懇爲擬

允又遣 孫中書舍人益蓀至 關門代 臣 祈求而
臣熾漠不動念臣國禎等寂無一言其所擬
旨更加急切是

皇上雖有恤 臣 之心而亦爲同官所格不得自遂
度臣熾之意豈不知 臣 之不可留不過恐人
疑其欲作首輔而借此以遮飾門面耳夫四

時之序有進有退春夏秋冬以次司今天且
不違而况于人臣入閣僅數日卽代同官稟
擬前後爲首輔滿十年又獨任七年

國朝所未有曠在政地已五年矣且親受

先皇顧命官階職任皆與臣同今日爲首輔已是

太遲何嫌何疑尚欲遜避曠不放臣他日人

又不放曠相牽相扯習爲固然將使綸扉尺

地結成纏綿不了之局又何以責百僚之貪

位爭官紛紛而不已乎臣竊爲同官諸臣不

取也臣之不寐痔瘍是到老之病無藥可醫

曾_臣在_臣與_臣中_臣數_臣次_臣臣_臣曠_臣所_臣親_臣是_臣近_臣以

聖躬違和坐卧不安屢勉奔趨忘其困倦如人子
聞父母之疾苟可竭蹶馳驅何所不用而

皇上乃以爲精神甚健不知_臣自問

安後卽僂卧數日不能強起矣_臣連章迫切委出

無聊伏望

聖慈獨斷獨行同官亦少加惻隱畧有休戚相關

之誼母苦_臣以遂其私則_臣幸矣_臣不勝懇

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屢疏求去朕屢旨慰留次輔贊成自是君

臣大義况中外多虞卿爲首臣還宜深慮以君
命國事爲重卽出贊理勿得苦辭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十五疏乞歸不無責望於同官而是日臣曠遂避不入直臣國禎謂我初累此本不敢遽爲擬

允是同官諸臣無一不欲困臣也臣待罪三載擬允同官之去者已四人其他九列諸大臣甚多未嘗畏避蓋上以昭

朝廷體恤臣子之恩而下以明士人難進易退之節事體固宜爾耳顧同官能得之臣而臣不

能得之同官何僚友之間用情若是異耶彼
其留臣不過曰人未論汝汝何以去臣應之
曰如是則閣臣皆安排待人之論而後去矣
年來政地極輕較臣前此在事時又大不相
同夫亦自輕而後人輕之進退去就之際固
輕重之所懸衡也若皆顧惜體面彼此牽纏
竟不許一人得善其去竊恐此後閣臣將日
輕日而其害豈獨臣受之哉臣言至此而
又不去則非但愧見士大夫亦愧見同官而
人從此愈輕臣又臣又何辭以自解也臣見日

來彈章私揭無一不以去就之義責人願同
官諸臣之細思之而

皇上欲重政本之地亦萬萬當自放

臣始矣奉

聖旨朕倚重元臣共圖治理原非虛隆禮貌諸臣
擬旨參合與情聽朕裁決豈得憑臆自尊卿還
安心勉留毋自煩苦佇望蚤出用副眷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九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十六疏乞歸苦懇同官擬

允而同官仍不動念又委于

皇上之裁決非敢逞臆自尊夫閣臣擬票必經

聖裁臣豈不知但語云霖雨自天亦須雲興四嶽

若同官肯爲臣委曲

皇上豈有不聽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臣剖心折肝

而不能取同官之信臣之罪也昨戶部尚書

李宗延以邊餉無措苦苦求去臣在伏枕中

聞之亦爲焦思極慮終苦無策卽問之同官
及在廷諸臣皆以爲無策此軍國大計安危
所關而臣不能少贊一籌致計臣束手無措
則臣之老病庸愚強留無益亦可見于此矣
而况天下之事又有不止此者予若不早去
所誤必多伏望

聖慈哀憐炤察奉

聖旨卿不可去朕自獨裁票擬勉留仰體朕心俯
採輿論匪爲僚友之故况國計匱乏正賴籌畫
若決計求歸卿何忽然亦豈朝廷眷念老臣之

意國體所關卿卽出視事慎勿固陋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苦苦求去舉朝之人皆知其必不可

留竊度

聖慈必爲

臣

勤念而同官諸臣拘礙體面竟不肯

票每當

臣疏

發擬卽一出一入如吳爲三軍輒出以肄楚臣圖

賴又每每向

臣

言放汝歸去太占便宜

臣以

一介豈備遭際

三朝兩登政地罪戾多端幸逃誅譴今日復得安

然而去誠為便宜第臣以十八年之深資十年之微勞只乞此一具將殘之骸骨歸死故丘別無分毫有所徵異較之年來去國諸臣亦未為甚便宜也且往時閣臣得請並無濫恩舊章當守新例宜裁臣自放歸之外斷不敢再徵

天語一字之褒削越

綵繪素滄

典制重違

命之愆增造物之忌即他有罪名亦皆領受同官

亦可以亮

臣

矣夫居如此之官事如此之

主逢如此之輿情真千載一時而

臣

抵死哀鳴如

怪倍之在身只求脫去自非年老志衰福輕
命薄何至于此天實爲之卽臣亦有不得而

自主者

皇上

臣

之天也豈不憐

臣

明旨煌煌固已知

臣

之決計矣國計籌畫

臣

實不

能若云國體留

臣

更傷

臣

願同官之曲體

聖心毋違天以困

臣

也

臣

不勝激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老恐去同官卽擬允朕卽勉聽

卿心亦何能安還望幡然回念卽出輔理慰朕
爲國留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

附汪文言事

奏爲懇

恩允放併陳愚衷事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卽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願

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臣位

素餐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若誤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

知臣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過欲加臣以

負義無情之大詬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

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年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卽如

科臣傅櫬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

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

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

師生之誼不欲明叅而微指固已及之臣何

敢朦朧而不供認乎文言之是非得失與其

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

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訐奏蒙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昔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只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

宮府之嫌而消緝紳之懼其所禱于世道良不

小矣臣非萬分決去不肯作此言亦不敢作

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

重加之罪臣亦甘之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奉

聖旨卿連章控陳自是衷懇朕惓惓諭留亦豈虛

拘還望勉從副朕倚眷別奏事情朕自鑒知卿

不必引以求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五十二疏

奏爲懇

恩允放再布愚衷事

臣連章控陳

皇上已悉

臣

衷懇

臣

亦仰體

聖意豈敢以爲虛拘頤

臣

之衰頹疲困蠲策不前

見于屢疏者無一字不真大學傳云心不在

焉視不見聽不聞

臣

心雖尚在而智慮已窮

則與不見不聞等耳以天下國家之大幾務

之煩而可使不見不聞之人參預于其間哉

臣從病榻中檢

國朝故實閣臣從田間再起者不過十餘人而
功名之損于前者殆十之九雖其遭際之不
同亦以再植之本其根必傷強弩之末其勢
必衰卽臣自審精神力量視往事

皇祖時已遠不逮矣若復遷延不去必至狼狽決
裂生平盡喪於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
之本心原是如此非引汪文言以求去惟是
文言之事罪實在臣使臣不爲文言題用史
館則文言必去文言去則必無今日之禍
朝廷必無此一番駭人之舉動士大夫亦得相安

于無言不至于賢人君子自相攻擊以開無窮之釁使素有清正之名如左光斗魏大中者亦不得免而

宮府中外之際省多少猜疑然則臣此一事其失若小而其關係甚大臣又安得晏然而已乎以

皇朝之深居穆清上下阻隔而臣事之八年尚未有負罪愧心之事如此之甚今

臣一廡精勤政下情得通乃臣之踈謬率張貽累君父一至於此則其老憊昏迷罪愆萬倍昭然可

見又豈但功名之損於前已也文言聞臣此
言亦將知爲臣所誤而且惜然省悔認爲自
取之辜不敢尤人第念其罪止于愚昧無知
引惹口舌非有大奸巨惡必不可赦卽科臣
衆論本意亦不過欲罪之使去毋在此生事
耳今

嚴旨再下如雷如霆萬一奉行太過法外處分則
是不測之

天威乃屑越于么麼之小輩而人情因此反滋糾
擾其爲生事殆有甚焉卽科臣當亦自悔之

矣。反之私秉質之公論皆是如此故敢不
避忌諱而直陳之若臣之求去已二十疏斷
無不放之理如

聖慈猶責以強留臣惟有泥片

關廷以待罪而已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卿再秉政值時多艱忠誠勞苦朕所深鑒中
外倚望甚殷似尚未可失去別奏具悉卿意朕
自裁酌知道了卿宜安心勉出當不以此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二十疏乞歸尚未蒙

允中心抑鬱遂成痢疾腸胃攪痛腹如雷鳴又加
以痔瘍作苦溺血不休年老氣衰之人豈能
堪此臣前此屢疏語多枝蔓良以詞窮情迫
不暇擇音原其本心只是老病不支切于歸
骨望

君父之矜憐及同官之從臾耳况今

皇上乾綱獨攬事出

中裁卽同官諸臣亦自歎于匡贊之未能臣庸愚

衰憊其何以仰窺

聖意而稍展其分毫哉是以不避煩瀆苦苦哀祈
但得

俞音早下一日則臣受一日之賜矣臣不勝激切

仰望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老成主持國是邇來議論爭擾知卿
定能平章况卿年力康強何可以衰老言去還
望勉出輔理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遼情揭

韓

該文書官李守質翟國禎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連馬戍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某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濟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

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等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弁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禦謹慎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弁專督邊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切軍國卽

端居宮庭而慮周疆圉先是臣等接得毛文龍揭

帖所請兵餉及加銜委用各官言之該部未
卽覆行每訝糧餉器物尚煩區處官秩空名
用示鼓舞有何難事而亦遲回至於邊關傳
說及形之疏揭者如兵丁之劫掠奔逃屬夷
之糾合要挾草檠之焚燬市物之騰貴時與
當事諸臣面相商確趣其料理計無復之如
斯而已伏讀

聖諭旣嘉文龍功捷而又慮逆會情形于凡先事

防禦之備計畫周詳論誠懇到當卽傳示該部及督師督餉督撫鎮巡道將各官協心諮籌加意振飭務爲桑上綢繆之計以釋

宸旒宵旰之憂臣等向所動色相告激發之所不能得者

天語一爲布宣倍萬振勵矣至如臣等備員帷幄既無人告之嘉謀申諭百司祇是空言之告誠乃使

至尊獨憂

社稷溺職之罪何以自辭所有

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揭帖

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五月初四日

乞休第五十四疏

州錢尚書事

奏爲下情日急一日萬懇

天恩立刻允放事

臣

乞歸已二十一疏奉

旨責

臣

以主持國是平章議論

臣

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

知

皇上獨不知乎

皇上知之而猶以此責

臣

則

明旨爲不信矣是同官諸臣擬票之失非

皇上意也卽同官諸臣亦豈不知

臣

之不能平章

主持而乃以此欺天下耶臣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在草疏申請忽見南京

御史黃公輔揭帖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在

于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

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

日久共事春闈周旋

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者多稱其清修

恬靜居鄉居官素無訾議

皇上頃在

講筵

面諭閣臣慰留象坤

臣

方喜象坤之待蒙殊知而

言者之說若以

臣

與象坤薰蕕蒼素之不相

入是象坤爲君子而

臣

爲小人矣其于

聖意亦大相左矣

臣

不知公輔何所聞而遽形本

章奏以重

臣

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

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公輔又謂

臣

去而

二帝在天之靈不無懟望武夷山靈亦爲怫然其

責

臣

甚正然

臣

伏而思之人臣惟欺君誤國

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

爲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

臣

先後備員

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身病才盡力窮萬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憐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山移文蓋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人之還山也臣既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沈不

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將無面目以見鄉邦之父老矣臣爲此懼而求去不虞公輔反以此而見責也大抵年來人情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

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孽柱于其間不思世
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
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
波浪之不作卽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
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國家相
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
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
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
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臣

每見一缺出輒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
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爲高
臣無伐毛洗髓之術以蕩滌更換其肺腸能

以區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覺乎

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

頗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

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

賢于留也臣往者每勸士大夫同心報國勿

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

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竊總皆

方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臣
更甚臣見此疏時刻難挨伏望

皇上卽傳允放臣歸而蒙諸于山靈或卽死而請

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臣不勝涕泣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正大覽奏年來人情語語
痛切至勸諭朝臣同心報國勿作異同正是平
章國是乃尚謙讓不居講臣朕所鑒知卿奏更
明已有旨了留卿自是朕意勿以言及愈急求
歸作望勉留用副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杜門乞歸自春初而至夏半殆將半

載其章疏則千言萬語筆禿唇焦其苦情則

萬緒千端眼枯腸斷每見同官諸臣輒叩首

哀祈諸臣亦微微動念而又有入教之謂必

不可放

臣

放則是非利害無人抵當將失一

擔牌矣故同官之留

臣

復堅而票擬又加急

坐視

臣

之病困以死而不恤

臣

小人也意願

有限生平一切嗜欲皆淺涉其藩而不敢深

窮其趣今乃爲功名富貴牽纏束縛不得解脫而其牽纏束縛又毫無補于

國家而徒爲人之功名富貴計亦可悲已

皇上慈仁如天試將臣前後諸疏

俯垂省覽則亦可惻然而放臣矣臣不勝煩瀆負

罪之至奉

聖旨朕爲國家留卿諸臣自當仰體日覽南北章奏具見輿論僉同卿宜勉出以答中外之望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二日

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前此雖杜門乞歸然猶勉強自力間

或見客雖不與聞朝事然客有談及猶汗漫
酬對近爲痢疾所苦前後閉塞腸胃作痛每
夜腹中常如雷鳴又痔瘍下墜溺血不休遂
伏枕呻吟一人不能見一事不敢聞官雖尚
在同於無官身雖未死同於無身苦苦留
亦有何益聞言路諸臣有以

中旨之故牽扯及臣臣之去自因老病不支首丘

念切豈敢復有他意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固知之稔矣伏望

皇上垂憐亟放母致朝端紛紜以重臣罪臣不勝
哀祈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朕豈不鑒念但卿精神強健
偶病不妨調攝言官疏留具見舉朝公論還望
勉出佐理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以抑鬱患病泄痢下血危殆不支故
遂扃戶卧床謝絕人事泣血陳情祈回

天聽而尚未蒙

俞允苦日以甚病日以深又聞言者恐臣去則冢

鄉僉院與之俱去深用駭然夫冢鄉僉院之
求去其故甚明與臣毫無干涉此舉朝所共
曉既不因臣而求去何必臣在而後留士大
夫出處進退各有本末說者謂如飲水冷暖

自知若去就因人又強扯不相干涉之人恐
二臣無此意也惟謂臣二十疏前尚自可去
今以二臣之故遂必不可去則是臣不幸而
爲二臣所累斷之不早以至於此悔無及矣
而二臣以已之求去而累人恐于心亦不安
也臣無二疏之學李泌之才所以苦苦求去
毋論其他卽如目前邊餉缺額二百餘萬東
西需索又不知其幾使泌而在或當有處而

臣茫然無計卽廷臣奉

旨會議亦未有半籌寸畫可佐司農之急乃徒以

留臣爲事豈以臣真能點金化鐵有秘受神
術而不肯試耶臣在卧榻聞此愁苦無聊下
血數升眩暈倒地家人無不驚惶自知控訴
無門惟念在

皇祖時曾移居城外候

旨

皇祖遂憐而放之近年如鄒元標鍾羽正蕭近高
革皆名德大臣皆以此得請臣萬不得已計
必出此如必罪臣避難負

恩則有解經邦之例在臣不敢辭但恐爲同官劾

一燎朱國祥史繼偕諸臣所咲耳臣言止此
以後再有題目可以困臣者當一切聽之不
敢復措一辭惟望

聖慈亟垂矜允毋使其如老奴僕老牛馬呼號哀
鳴以死而已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奉

聖旨元輔表率百僚出處自有關係况今中外多
事方望濟艱不比

皇祖承平無難自送卿宜勉出副朕倚眷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爲拘繫不堪百病俱作危困可禱苦求

允放事

臣

之乞歸已連上二十五疏至窮至苦鬱

抑之極腸胃中如焚如灼前後閉塞水火不

通因服涼藥過多翻胃嘔吐遂昏迷並絕半

日方甦延醫韓伯恭陳天和陳志明等診視

皆云愁悶拂逆所致勸臣寬心調理而臣不

能若再不得去必死無疑臣病中無聊歷數

前後各官自閣臣九卿以至庶僚無大無小

無不來去自如惟意所便獨臣一人拘留困

頃有如繫囚何罪何辜而惟此患每一念及殊懷不平方

神祖留

臣

猶云閣中乏人今閣臣有五六月矣所

居何官所幹何事而惟委於

臣

如皆謙讓未

皇則詞林此日濟濟多賢毋論他署卽詹事府一衙門已有二三十人固從來未有之盛也朝下爰立之命而夕已塞滿綸扉將無坐處矣又何至有乏才之嘆哉倘以臣罪戾深重不應安然而去如同官太便宜之說則臣叨濫多年頗竭心力卽在

光二廟之間人情危疑之日亦有一片苦心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此惟

列聖神靈與

皇祖

皇考知天下人不盡知卽

皇上亦不盡知也聞

皇考在宮中每談及臣輒咨嗟太息故

登極而首召焉今凡百臣工有片言隻字曾及國

本者無不蒙

恩生則超遷死則卹錄而臣處不生不死之地並未敢微一字之褒半綸之寵僅僅乞此一具垂亡之骸骨歸死故丘而亦斬之竊恐

先帝在天之神亦必愴然爲臣動念而何在廷諸臣絕無惻隱之心一至此也臣之此言真是淺衷小人生平所深耻而不欲出口今計窮慮極無可柰何靦顏破面叙此一段微勞以乞恩於

皇上其亦可愧可羞之甚而萬非得已也夫人之乞恩以干進而臣之乞恩以求退至于求退

而乞恩則其勢愈迫而其情亦愈可原矣伏
望

皇上鑒臣此情卽

賜俞允如必欲用臣則容臣歸卧一二年萬一犬

馬之軀未填溝壑或尚能匍匐奔走再見

皇上亦事之不可知者夫服牛乘馬者當其壯健

猶必稍休其力况老病之疲駑哉又何爲鞭

策不休立視其斃而不恤也臣此疏語言急

促無所避忌自知非宜鹿死不擇音統望

聖上慈憐察不勝惶汗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事

皇祖獨力贊襄翼戴

皇考忠勤尤著首召未及相見正宜勉留輔朕用
副眷知何可堅意求去覽奏知卿方理醫藥
需靜攝慎無亟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奏魏太監本揭

韓草

今日

發下司禮監太監魏忠賢本爲左副都御史楊漣
參論自請罷斥奉有

傳諭擬票進呈其楊漣本已逾兩日未蒙

發下

聖意淵微非_臣等所知卽_臣等亦以爲方今多事
之時

朝端不宜紛擾但事體關係頗大人情猜忖易

生

續奏章 卷十三
皇上既以忠賢久侍

左右任事過直素蒙

鑒信而楊漣當

兩朝聘革忠誠肝膽爲

先帝及

皇上所知疏中事情總在

聖具性原奏與辯疏俱發如聽訟然兩造具備片

言可明仰

宮閣達審道路譁傳之言

皇上自不難明一曉諭其餘外廷用人行政等事

逐款辯明人人洞悉無論政體宜然而言者
卽屬過計得以自釋疑衷被言者卽果風聞
亦得以盡白疑跡傳之中外聞于四方不至
爲

朝廷增一疑事矣臣等躊躇再三率爾陳

請其楊漣原奏本仍望

檢發容臣等參詳擬議聽

皇上裁決批發施行謹

題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爲病勢危急一日難支懇

恩亟放事

臣

前疏所稱鬱火薰蒸前後閉結水火

不通等症字字是實今此數日所苦愈加日

夜號呼求欲速死頃同官諸臣顧臣榻前親

見其狀臣若敢欺

皇上則天地鬼神當共誅之亦何面目以對同官

乎病中又聞臺臣有疏舉朝喁喁而臣伏在

床褥不能爲

皇上處分愈愧愈病伏望

皇上卽放臣歸論令同官諸臣協力擔當主持以
慰輿情伸正氣而同官亦視臣如已去已死
之人不必推委臣老病昏迷百凡謬戾惟是
十年行事具在耳目今七十老翁旦暮且殞
思歸如此更復何求此兩日間欲再具疏而
手不能書茲伏枕口占殊不成語臣不勝惶
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鬱火爲苦若
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紆精神自暢日來疆事方
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卽出以副倚眷幸無再延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擬魏給事本揭

韓章

適蒙

發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本該文書官王敏政翟國禎傳奉

上傳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連日用藥朕心焦念乃紛紛激聒全不體念君父成何臣子爲首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又奉

上傳宮闈嚴密外廷何得妄生猜疑必有教唆通同情弊爲首的還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

問臣等連奉

傳諭不勝悚惶看得昨自本月初一日臣等聞

皇子每日用藥醫官到閣面問各官原不知聞
且自楊漣疏上各官職在言路自不能已尚
以後時為遲緩以臣等不能執爭為失職責
之緘嘿渠自有辭若云

宮闈嚴密則道路風聞外廷疑議各官不過就
楊漣前疏一為剖發原非自創說也臣等伏
覲

皇上嗣曆以來聽言納諫即時有斥謫旋卽

召還至究問處分從所未有况言官職在敢言科
道同是公疏伏望

特鑒惻忱統

賜容貸片畧之

雷霆化爲中天之雨露感召和氣立致福祥具在
是矣臣等凜奉

嚴威仰期

開霽區區一念無非欲弘

聖度以全

國體而正氣之當培言路之當開姑不敢縷陳以

涉煩聒之嫌統惟

聖明昭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

續繪屏奏草卷之十三終